

哲學思想之史的考察

恩德曼著
征農譯

四 社 ★ 刊 月 著 叢

哲學思想之史的考察

著 曼 德 恩

譯 農 征

1936

哲學思想之史的考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 1——2000

版權

所有

原著者
翻譯者
出版者
經總售

恩 德 曼
征 農
讀者書房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支 店
印 刷 者

廣州永漢北路二三九號
南京太平路二四八號
昆明土主廟街四七號
成都華興街中
漢口湖北路中

民光印刷公司

實 價 五 角

譯者序

這是我在四五年前譯的一本舊稿。那時正有所謂愛國志士提出「中國需要自然科學還是需要社會科學」的問題來向青年們徵求答案，好像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是兩種對立的東西。我覺得，這是有意麻醉青年，——即使無意，而他們的缺乏歷史觀念，缺乏科學常識也實在夠可憐，于是我便把這本書譯出來，希望能夠給那些糊塗蟲一個回答。

不幸的是，雖然譯了出來，却不容與世人見面，更不幸的是現在雖時境遷移，社會上却還是玩的那套舊把戲；全國民衆快要做奴隸，我們的學者名流還正在此風頭上唱着「科工救國」。

于是，我也就感到這本書還有印行的需要。

本書的作者，可算是美國卡爾主義的權威，但從這本著作看，無疑的他是多少帶點

機械論的傾向的。不過，簡明淺易，却是本書的長處；而且，玄學和自然哲學的關聯，自然哲學和社會科學的關聯，都在本書中歷史底地攔要地被敍說了出來，這對於一般初學社會科學，尤其學自然科學的青年，不能說沒有裨益，至少可以破除那種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看成對立的東西的糊塗觀念。

本書的得出版，全靠冰兄的幫忙，並承思奇兄特請鄭尤勵先生譯了一篇烏蘭諾夫斯基的新哲學與自然科學作爲本書的補充，在此一併誌謝。

一九三六，二月林桂。

目次

第一章	出發點	一
第二章	哲學的醒覺	五
第三章	希臘的進一步	一〇
第四章	羅馬的退一步	一八
第五章	教會封建制度的泥濘裏	二七
第六章	求光明的鬥爭	三四
第七章	英國的自然哲學	四一
第八章	法國的自然哲學	五〇
第九章	德國觀念主義之復歸	五七

第十章	在法國革命的熔爐中·····	六九
第十一章	科學與自然哲學的結合·····	七六
第十二章	德國古典哲學的成果·····	八五
第十三章	科學與勞動階級·····	九二
第十四章	科學的歸結與自然哲學·····	一〇九
第十五章	棄兒及其養子·····	一三三
第十六章	唯物一元論——革命的科學和宗教·····	一五三
附 錄	新哲學與自然科學·····	一六九

第一章 出發點

在論到人類的環境征服論以前，讓我們從可靠的基礎開始給我們的術語以定義吧。

人是什麼？人的環境是什麼？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有一正確の出發點。航海者使他的船頭向着海洋，在他的海圖上，從某些燈台，岬，或其它卓越有名的地點，已知的正確的經緯度等，追蹤他的最初航程。同樣我們想開始一次航海——未知的思想的海。那里是我們能夠出發的第一點呢？

「人是有肉體，精神與靈魂的。」我們這樣被那些主張接受這直接從未知世界來的無線電報的啓示的人們告訴着。但是，假使我們試行測定無論精神或靈魂的正確的位置，我們即刻發見那測定者們對這兩點經緯度的鑑定的不一致。但，一般地都承認，智

慧器官的腦筋是牠們的大本營。

因此，人類的腦筋，就是我們的出發點。這是確實的而且牠的位置是固定的。關於牠的內部進程，我們自己目前的困難，比航海者需要一種印證他的第一航路的燈塔內部構造的知識更困難得多。腦筋及其位置是確然地知到了的性質，儘足做我們的研究的適當的出發點。

我們知道腦筋是人的組織的一部。牠有身體的一切其它部分爲牠的直接環境。例如，牠是直接和中央神經系連結着，而且經過這神經系與心臟，肺，肝，胃，筋肉，結締組織，骨骼等發生關係。有形的腦筋及人類身體其它有形部分，組成我們這裏正要對付的個人。而這個人和他的同志，即是我們從事研究的征服他底環境的集團。然這僅僅是自然人而別無其他。

然而，什麼是這自然人所要征服的環境呢？要說明這我們必須敘述幾件看似細微的事。但是，除了那些不能以科學的歸納和分析的方法把握的事件外，在這研究中是沒

有什麼細微的事的。在人的環境中最細微的事，也有一種比我們的大部份實感更大的影響。

那末，人的環境便成爲包藏他的皮膚的衣服，他住在裏面的房子，以至房子的設備和用具；支持他的食物，圍繞着他的男女，孩子們；而他的家庭及一切居民和他們的家庭所在的鄉村，城市或都會；更進而洲，郡，國家，及其全部人口，社會組織，生產方法，以及歷史狀態；更進一層，人類所賴以呼吸的空氣，及其地方的氣候狀態，土壤，草，花，樹木，動物，泉，湖，海，河，山，不僅這些接近他，還有在地球的全面積上，直接環繞地球的宇宙狀態：月，行星，太陽，恆星，銀河，彗星，以及無論他感到的或沒有感到的宇宙之其它所有部份。這一切，常常認爲自然物的這一切，便形成有形腦筋的環境。

在別一方面，我們的腦筋又是一切事物或全部環境的一部份，每部份屬於宇宙的其它一切部份的環境；並且假使一方沒有所有別的部份，則兩方都不能存在。

然而，某些人可以說，精神，靈魂及世界未知事物的一切殘餘，都同樣是我們腦筋一

般的環境的部份。誠然，即使精神和靈魂僅是想像的術語，牠們仍是我們腦筋的環境的部份。而且那是某種代數公式的既知量的環境的未知量 x ， y 和 z 部份。要尋出任何代數公式的未知量的價值，我們必須依賴既知量來求問題的解決。在解式的途中，未知量或全部的一種等于零的事實是常常發見的。在分解人及其環境的方程式中，我們可以尋出所謂精神和靈魂，如一般所想像的成爲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總之，企圖解決人及其環境的方程式，我們必須運用已知量。假使我們偶然地用精神與靈魂這術語，我們對它只能簡單地當作同一的腦筋活動，如我們研究所及的任何別的腦筋活動與思想相關連。無論精神與靈魂決不是腦筋活動以外的東西，這我們將更詳盡地在我們研究行程終結時談及。

第二章 哲學的醒覺

根據作爲出發點的人的有形腦筋，我們現在便開始關於進化學說的進化的討論。三個大謎從太古起便攪亂了腦筋：即所謂宇宙起原，生命起原，和人類起原。這些謎的解決須假定回答如下的問題：什麼是宇宙的命運？死對於生命演着什麼任務？個人生命是否包含個人不滅？對於解決這些問題的過去的努力，組成一切進化學說的要素。

進化即發達的意味。牠往往被解爲只表示向前的發達，直線的進步的發達。但是宇宙進化的運動並非循着物質一切形態的連續進步的階梯前進，牠寧是由于進步與退步而成立的。在世界過程的任何階段內，宇宙的某些部份其生涯是上昇的，同時別的部份是下降的。不過在向上和落後運動總結的一般相互作用以外，似乎發達着一種宇宙的某部份對其他部份的漸次優越，于是那些在某時代爲支配要素的事物，漸漸爲別的

事物所替代，直至某種要素全過程的支配的集中，使明明無目的的諸要素的無政府相互作用變成一種向着預想目的的意識的指導和組織的運動爲止。

這兩種運動，進步和反動的相互作用，透過宇宙的每個分子，牠在大衆的結合中和在極微的分子中是同樣進行。卽如我們在歷史上發現的一樣，在人類思想中看到同一動搖，是奇怪的嗎？

出生，成長，衰退和死，是這世界一切事物生存的主要階段。這觀察是變化中的古代思想的基礎。但這些思想模糊而且粗糙，模糊得似自然史，粗糙得似原始人的工具。要是我們看一看古代希臘和羅馬的地理學家的地圖，便可以知道他們對於地球面積的知識是非常有限的。天文學那時還在襁褓中，他的科學的器具包含砂時計，觀象儀，日時計及類似的東西。普通教育不存在。交通運輸的方法是在一種胚胎的狀態下。通過航行和商業的國民間的交際，以近代標準相比，卽在古代史上最繁榮的時候，也就不很廣闊。人類，動物，植物和他們的生產品，似乎是一般性質的唯一的事物，同時，一切其他事物似乎

是不滅的和永久的。

在這時代，三大世界問題只有在思惟的方法中才能解答。關於牠們的確切的事實尚沒有搜集起來。自人的思想自然地集中在自己身上，的時代，就沒有任何東西會比他認他現在所住的地球爲宇宙的中心，和認他自己爲一切生命的中心更論理的。這地球在他以爲是一個平面的圓盤，西界直布羅陀海峽（以後由于腓尼基的商業及羅馬帝國的擴張，而至于大西洋），東界于被想像爲不至離格林尼治經度七十五度更遠的荒唐無稽的克沙（印度），北界緯度五十五度，南界撒哈拉沙漠。在這四境以外爲何物，除掉在寓言和神話中，從來不曾聽到過。關於地球面積的原始知識，在希臘時代末期，爲亞力山大時的托勒密（Ptolemy）所設想的托勒密派天動說相一致。根據在他以前的一般概念，天空是被放在地球的圓盤上面如一個空球般的一斷片。星在這地球上，是固定的，或者爲天空的舵所駕駛而橫過地球，恰如太陽與月亮。生命和宇宙的起原，被奇怪的傳說及宗教的空想朦朧地暗示着。希臘神及半神半人的傳說，如同佛教的傳說，以至後來

德意志及北歐傳說，反映出這時代的人類哲學。人被神祕的力量所支配，死後的命運，和那些不可知的力量的自身同樣的神祕。任何事物，人們在他們的環境中不能解釋的，均變為崇拜及畏懼的主體，托勒密在他的「構成論——關於天空的數學的構成論」中，企圖把天文學上的問題科學地解決。他終其生做着驚人的事業，直繼續到亞力山大大王死後。但是，歷史條件是反對他的，而他又不能以地球為宇宙中心和以人為一切生物主體的思想中解放自己。

當熟練跟鐵，黃銅和樹木細工發生密切關係，而引入工具的完備和更大分工的時候，當古代氏族團體和單純的血統關係一起，為這些經濟變遷所顛覆的時候，當部落氏族團體的友愛關係中發現地方的分裂，財產不均的時候，當生活方法變為多樣，有開自由這一階級的人在奴隸組成的勞動大眾肩上繁榮的時候，於是世界問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工具的進化，深深地影響于人的思想的進化，在原始時代及以後始終是一樣的。

以後，我們發見舊信仰的漸次崩壞，而以明顯事實的較精細的觀察爲他們思想基礎的思想家的學派，同時成長起來了。對於世界一般概念的正確，那時已發生懷疑。由於歸納方法和經驗事實去解決宇宙之謎的傾向的增長，人類親屬關係的批判，善與惡，正與不正的意義的探討也同樣發達。常多神教成爲汎神教時，在思想的原野上唯物主義遇到了觀念主義。唯物主義的成長，僅是原始社會中人類生存鬥爭最初的微細的反映。一切世界哲學，與一切科學同樣，常帶着這鬥爭的印跡。牠在孔子的著述中也可以見到，牠從猶太預言家的口中叫出，而留下了牠的印記于古代希臘和羅馬的哲學中。

第三章 希臘的進一步

在紀元前七百五十年至四百五十年，那時候，古代希臘在哲學中表現着自原始社會到初期的階級支配的轉移。在初期的希臘史上的那三百年間的唯物哲學家，對於現代普羅列塔利亞，沒有比亞諾支曼德（Anaximandes）赫拉頤利圖斯（Heraclitos）和恩拍托克利（Empedokles）更有興趣的。

這些哲學家在古代希臘人中，是最初探尋宇宙的自然解釋者。他們的哲學是一種自然哲學，而論理底地爲他們那時代的科學知識所限制。那時候，科學知識又爲工具及生產方法的發達所限制。由於那時代的工具，和爲社會基礎之一的奴隸勞働，自然哲學迅速地發見牠的理解力是非常地受着束縛。因此古代希臘哲學家，除很大膽的假說外，沒有人能貢獻對世界問題的任何其它解決。爲人類理解的不信任鳴不平，成爲所有